

九

72032

9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二

酬和二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

續前漢公孫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顧我閑官不計負

策杖頻過如未厭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

搖落

續九辨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

漸喜尊壘省撲緣

援莊子適有蚤蚤撲緣

但約

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任熙寧四年辛亥五月作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

騷

次公李白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荀子有雲蠶等賦其後文選所載兩都二京皆詞客之所為也屈原作離騷經初有騷之名

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

濤粉黛迷真色魚蝦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

仙高續賀知章見李白曰子謫仙人也甫與白齊名世稱李杜次公杜陵指言子美以其家在杜陵也掃地收千

執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次公此言李杜二公

以詩而窮值時之亂李公謫夜郎後歸寓潯陽而杜公由同谷來蜀日之梓之閬之夔之荆南之潭衡也續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此言明皇天寶之亂次公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恐人見之遽藏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溟翻帝斬鼉厚女媧鍊五色石補天斷鼉足以立艱

危思李牧續漢文帝聞馮唐言廉頗李牧之為將何憂匈奴哉述作謝王褒厚前漢王褒作中和

樂職宣布詩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為聖主得賢臣頌上令與張子儵等並待詔

聞九臯次公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騎鯨遁滄海續杜甫送孔巢父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

問訊今捋虎得綈袍厚莊子載孔子見盜跖歸見柳下季曰料虎何如依嚴武武暴戾以甫為節度參謀而屢欲殺之也

巨筆屠龍手續

疎無事業醉飽死遊遨厚杜甫客未陽遊衡山阻水聶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饋牛炙白酒大醉而卒

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厚揚子雕虫篆刻壯夫不為今誰主文字

公合抱旌旄子仁韓退之詩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旄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

遭般斤思郢質次公莊子曰郢人亞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

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常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揚子云般之揮斤般蓋古之巧於用斤者亦匠石之謂

鯤化陋儵濠續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鵬不知其幾千里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莊子曰儵魚

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慙慙理黃菊未

遣沒蓬蒿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嗚叫強知時續詩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又云風雨

文蔚堂

子朱泚漫學屠龍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微官似馬曹厚晉王徽之為騎曹參軍桓冲問卿署何曹曰似是馬曹

厚揚子雕虫篆刻壯夫不為

厚前漢王褒作中和

如晦雞師晉史陸機傳人惠才少陸機更惠其多才久被天公怪多無已退之雙鳥詩天公怪兩鳥各捉

鳴不已一處闕食惟應爨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續杜詩云黃獨

衣數挽顏公食粥敢言炊厚顏真卿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詩

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君底事虧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

年老厚文選江文通恨賦燈火青熒語夜深次公青熒燈燭光

師杜詩兒女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南

行千里知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

上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次公韓退之詩

共泛清湘一葉

舟夢遶千山碧新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續謝安傳謝

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了無喜色既古來軒冕徒厚莊子繕性篇

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操舍兩悲慄援莊子操之則

者非軒冕之謂也物之儻歸來不入府却走

簪笏兩脚得暫赤厚杜甫早秋苦熱詩歸來不入府却走

湖上宅寵辱吾久忘次公老子寧畏官長詰續杜詩醉

頗遭官飄然便欲去誰在子思側君能從我遊出郭

及未黑

答任師中次韻來詩勸以已成歸蜀計誰

閒裏有深趣常憂兒輩知見越州張已成歸蜀計誰

借買山貲續符載就襄陽節度于頓求買山錢頓與百萬厚南史王

賢路世事久已謝故人猶見思平生不飲酒對子敢

論詩

沈諫議召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

用其韻

任熙寧五年壬子十二月作

湖上棠陰手自栽

續召公夔治陝以西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其下人各得所懷棠樹不敢伐遂作甘棠之詩

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

援湖上有水仙王廟邦衡按圖經廟

在錢塘門外二里

故遣雙蓮一夜開

詔書行捧縷金牋樂府應歌相府蓮

續王儉為南齊相所薦皆名士世謂

紅蓮映秋水今號蓮幕自儉始次公李肇國史補于司空以樂府有想夫憐曲名不佳欲改之坐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號相府蓮後有此曲誤呼

想夫憐

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畔北山前

明仲按杭州圖

經云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又云北山之形如獅子名獅子峰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

次公嚴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

舊德年來豈易逢

聞道堂中延蓋叟

續曹參為齊相嘗避正寢以延蓋公

定應牀下拜梁松

厚馬援有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蠹魚自曬閉箱篋

續世說郝隆以

七月七日曬書

科斗長收古鼎鐘

科斗詳見石鼓詩注子仁謂歐陽公收古鼎鐘銘刻最多見集古錄目

我

欲棄官重問道寸筵何以得春容

續東方朔答客難言以筵撞鐘豈能發其音聲

韓詩東野不回頭有寸筵撞巨鐘援禮記學記待其從容然後能盡其聲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咏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無一

諾平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

臘酒醲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非同疇昔

心親豈貌從次公韓詩心親無貌敬白須相映松間鶴清句更酬

雪裏鴻何日揚雄一屨足續揚雄居岷山之陽有宅一區有田一屨却追范蠡

五湖中史記范蠡汎扁舟遊五湖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次公戰國策言驥伏鹽車而上太行負轅不能上又漢武帝曰局促

效轅君如汗血馬續前漢大宛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注以汗從肩膊出如血故名

汗作駒已權奇援顏延年赭白馬賦雄志倜儻精權奇兮任前漢禮樂志郊祀歌太一既天馬下露赤汗沫流赭志倜儻精權奇兮

浮雲掩上馳齊驅大道中並帶鑿鑣馳厚詩輶車鑿鑣載檢儻橋聞聲

自決驟次公莊子麋鹿見之決驟以上云我本麋鹿性故也那復受繫維厚白駒詩云繫之維之謂

君朝發燕秣楚日未歇援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書秣荆越云何中道止

連蹇驢驟隨厚賈誼賦騰駕罷牛驟蹇驢兮次公揚雄反騷云驢驟連蹇而齊足金鞍冒翠錦

玉勒垂青絲厚梁簡文帝紫騮詩青驄懸玉銜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

之均為人所勞何必陋鹽輜厚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

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俯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援賈誼賦驥垂兩耳伏鹽車兮

君看立仗馬不敢鳴且窺續李林甫以語動諫官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

品芻豆一鳴則黜之於後雖欲調習困鞭箠僅存骨與皮人

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期

空階臥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艸上垣牆霜葉鳴堦

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援揚子曰在夷貊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候吏報

君來弭節江之湄續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厚班彪北征賦釋余馬於彭陽兮日弭節而息思次

鳳來儀上山絕梯磴隋海迷津涯憐我枯槁質借

州公爾雅水州交曰湄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

潤生華滋

厚後漢郭伋傳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次公莊子河潤九里古詩綠葉發華滋 豈

效世俗人洗刮求瘕瘕

厚後漢趙壹賦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瘕痕 賢明

日登用清廟歌緝熙

厚詩清廟祀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胡不學

長卿預作封禪詞

援司馬相如未死時著書一卷言封禪事既死武帝求得之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紱歸來萬事輕

厚潘安仁秋興賦且歛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邁

消磨未盡祇

風情舊因尊菜求長假

援晉張翰為齊王同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

新為楊枝作短行

厚白居易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白既年高邁而小蠻

方豐豔因為楊柳枝詞以託意

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難沒是詩名淺

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

次公細琢歌詞即張善為小詞也 蝸

殼卜居心自放

厚焦先楊沛並作小廬形如蝸牛殼故曰蝸牛廬

蝸頭寫字眼能

明

厚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五經置於巾箱以備遺忘賀玠問曰殿下家自足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藏巾箱中

盛衰閱

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字仁老子 跪履數從地

下老

援張良常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值隨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逸書

閑問濟南生

厚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有伏生欲召之生年九十餘不

可徵乃使晁錯往受業

東風屈指無多日只恐先春鷓鴣鳴

厚離騷

恐鷓鴣之先鳴兮使百艸為之不芳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

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古

意作雜興一首答之

厚按杭州圖經有美堂在郡城吳山嘉祐二年梅摯出守杭

州仁宗賜詩首章云地有湖山美因以名堂也

衆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何異琵琶絃常遭腰鼓

鬧三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續退之詩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有如

輓轡索已脫重縈繞家人自約飭始慕陳婦孝可

憐原巨先放蕩今誰弔續漢書原涉字巨先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讐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飭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汙遂行淫佚知其非禮吾猶此矣次公按顏師古注曰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欲嫁之孝婦欲自殺父母懼遂使養姑淮南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號曰孝婦平生嗜羊炙識味肯

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稍援退之南食詩我來禦膳魅自宜味南烹惟蛇舊所識寧憚口眼瘳又食蝦蟆詩疆號為蛙蛤於實無所較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憂來自不寐起視天

漢渺闌干玉繩低續謝朓詩玉繩低建章次公曹子建云北斗闌干耿耿太白曉

續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對殘月

次韻答章傳見贈

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次公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出尸子視下則

有高無前孰為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殼厚南史宋高祖

軍中多萬鈞弩所至摧陷次公戰國策曰千鈞之弩潰離下士沐猴冠續韓生說項羽不從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坐待石

然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援莊子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

穿溜厚枚乘云太山之溜穿石漸靡使之然也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續箕子過

商宮室感其生禾黍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而况彼區區何異一

醉富厚詩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箋云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鷄鷓非所養俯仰眩

金奏次公鷄鷓海鳥也左傳臧文仲不知者三其一祀鷄鷓乃此矣莊子有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飲食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鳥也非以鳥養鳥也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

后續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檄以馬箠因而問之髑髏見夢曰死則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厚莊子原憲對子貢曰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

也

憲貧也非病也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次公莊子曰方且為馬物役又云皆囿於物

融既依梁援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為梁冀草班奏誣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亦頗為正直所羞

固亦仕竇續班固為郎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死獄中效嘖豈不欲

厚莊子西施病捧心而嘖里之醜人見而美之亦捧心而嘖頑質謝鑄鏤次公先生詩案云熙寧六年正月作此詩言某

不能效班馬二人苟容依附也仄聞長者言婞直非養壽援離騷經余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

然天乎羽山之野唾面慎勿拭續唐婁師德教其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

乾出跨當俯就厚前漢韓信傳淮陰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然出跨下於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居然成嬾廢敢復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網目疎見

漏次公狄仁傑滄海遺珠又漢志網漏吞舟之魚宏材乏近用援范曄作伏湛贊器博者無近用也巧舞

困短袖續史記韓非曰長袖善舞坐令傾國容厚前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

城再顧傾人國臨老見邂逅次公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吾衰信久矣書絕十

年舊門前可羅雀援前漢鄭當時傳先是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感余煩

屢叩願言歌緇衣子粲還予授續詩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

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

二首時周有服堯卿周邠長官所寄簪履詩云堂上歌聲想過雲玉人休整碧紗裙粧殘粉落

臙脂暈飲劇杯深琥珀紋簪履定知高楚客笑談應好却秦軍莫辭上馬玉山倒已是遲留至夜分

藹藹君詩似嶺雲續退之詩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

厚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不知墊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

頗憶呼盧袁彥道續晉袁耽字彥道桓温少時遊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所負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

耽時耽在艱隨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

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難邀罵坐灌將軍皆取其有服也厚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列侯宗室

皆往賀灌夫有服實嬰強與俱蚡與夫有隙夫行酒蚡不能滿觴夫怒次至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如程李蚡怒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分

載酒無人過子雲

續揚雄傳贊云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游學

掩關書

臥客書裙

厚羊欣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三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

見之書裙數幅而去

歌喉不共聽珠貫

次公禮記之言歌曰上如抗下如墜

馬詩莫損歌喉一串珠又樂天與于駙馬詩何郎小妓歌喉好嚴老呼為一串珠

醉面何因作纈紋

厚李

賀詩龜甲屏風醉眼纈

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鸛鵝軍

續杜牧詩

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鸛鵝陳名也左傳昭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翻願為鸛其御願為鵝

憑君遍

遶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

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堯卿周邠長官云竊聞子瞻學士昨

日飄然單乘獨出南屏旋至北山窮幽覽勝真得物外自適之趣邠嘗誦歐陽公詩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然明公今日之樂正得於此因成詩一章上寄云放歸騶騎獨尋山直入青蘿翠靄間謝客杖藜方自適阮公蠟屐許誰攀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應向林泉真得趣徜徉終日未經還

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空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

人日日閒欲問雲公覓心地

次公雲公梁之高僧也以此本長老心地法門禪家之大要堯

卿法雲母吳氏初生雲時忽見雲氣滿室光色瑩徹因名法雲

要知何處是無還

楞嚴經云我今示汝無所還地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

厚謝玄暉詩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注子夏肥或問之子夏曰吾

戰勝曰何為戰勝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胃臆而夫子之義勝矣

欲求五畝宅灑

掃樂清淨

補注王右丞喜潔所居室日使十人給帚灑掃

學道恨日淺問禪慙聽

瑩

任莊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吾

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

厚左傳仲尼謂叔向古之遺直

窮達付

前定舖糟醉方熟

厚楚辭漁父謂屈原曰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飲其醪

灑面呼不醒

厚明皇召李白作宮詞時白已醉宮人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

奈何效燕

蝙蝠欲爭晨暝

次公小說載蝙蝠與燕爭晝夜不決往問鳳皇鳳皇方睡遂投訓狐其事詳見詩案且云某意以譏

王庭老如訓狐不分別是非也已

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

木山寺稱小徑

太平寺俗號小徑山

尋幽自茲始歸路微月映

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留石

鏡

次公功臣山以錢鏐得名前卷所謂功臣寺是也錦水前所謂錦溪也石鏡前所有絕句是也

緬懷周與李

次公

周與李周則周長官李則前所謂李秀才

能作洛生詠

厚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直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莫能

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監輿置紙筆得

句輕千乘

厚杜牧贈張祐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史記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玲瓏苦奇

秀名實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

破甕飛溜灑浮磬

次公玲瓏九仙皆山名

山前見虎跡候吏饒鼓

競

厚曹景宗詩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

我生本艱奇

次公奇字讀如李廣數奇之奇居奇反

塵

土滿釜甑

厚後漢范丹字史雲桓帝時為萊蕪長有時絕粒問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山禽

與野獸知我久蹭蹬

厚潘耀老夫蹭蹬任意拙於王事

笑謂候吏還遇

虎吾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

忽起山陰興

厚晉王徽之字子猷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

至及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微之曰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但見菊花開吾當理歸榜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嗔不下機

續蘇秦字季子遊數年大困而歸嫂妹妻妾皆竊笑之次公戰國策蘇秦去秦而歸形容枯槁

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子仁按史記蘇秦傳及戰國策並無不下機事唯李白詩云莫見蘇秦不下機

棄家來伴碧雲

師

厚僧惠林姓湯氏詩曰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次公江淹雜擬眾詩凡三十篇各借著元姓名至此詩題曰僧惠休故後人誤以為惠休詩

白樂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莫更相承誤今先生云碧雲師亦幾於誤矣子仁按先生詩有云雜篇直欲擬湯休則蓋未嘗誤也碧雲師豈別

有所引邪中秋冷坐無因醉半月長齋未肯辭擲簡搖毫

無忤色

汪善書托寫眾人詩次公退之贈崔立之云搖毫擲簡自不供阮咸善琴士無貴賤皆為彈終日達夜無忤色

投名

入社有新詩

次公杜詩我有新詩何處吟子仁石鼎聯句序云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敬夫九華山錄云龍池菴僧清宿

與張扶為詩社四方景慕趨者如歸皆宗九華扶詩社

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

藥時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解組歸來道益光坐看百物自炎涼捲簾堂上檀

槽鬧送客林間檠燭香

堯卿張籍詩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益高紫檀出扶南堪為琵琶白樂

天早朝詩月隄槐露氣風燭檠煙香

淺量已愁當酒怯非才尤覺和詩忙

何人貪佩黃金印

子仁李白詩來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

千柱耽耽瑣

北岡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

堯卿景純有藏春塢文忠公題詩云

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尚多情

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

谿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為底忙老去此身無

處著為翁栽插萬松岡

堯卿藏春塢前一岡皆松林命曰萬松岡司馬溫公題詩云藏春在何許鬱鬱

萬松林永日門闌靜東風花木深主翁今素髮野服遂初心付與鄉人飲高歌散百金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

道人

不羨腰金照地光

次公鮑昭詩鞍馬光照地子仁白樂天詩君看裝相國金紫光照地

暫時假

面弄西涼

援白樂天詩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弄獅子

晴窗曠日肝腸煖

厚道家服日精

月華氣繞卿陳高祖夢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古殿朝真履袖香說靜故

知猶有動無閒底處更求忙先生官罷乘風去

堯卿

謂子璋道人

何用區區賦陟岡

次公詩陟彼高岡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自酌金尊勸孟光更教長笛奏伊涼

子玉家有笛妓子仁樂府有伊涼州

牽衣男女遶太白

援李白詩呼童烹雞酌白酒男女嬉笑牽人衣

扇枕郎君煩

阿香

厚黃香事母至孝暑扇枕寒則以身温席續李商隱師令狐楚稱門生嘗呼楚子綯為郎君

詩病逢春轉

深痼愁魔得酒暫奔忙醒時情味吾能說日在西
南白艸岡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
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靈壽扶來似孔光

援孔光為漢太師賜靈壽杖

感時懷舊一悲涼蟾

枝不獨同攀桂

續卻詵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也師西陽雜俎言月中蟾

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雞舌還應共賜香

亦同為郎厚漢官儀云尚書郎含雞舌香奏事等

是浮休無得喪

厚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見賈誼鵬賦次公張鷟取之自號浮休子

粗分憂

樂有閒忙

續宋朝嘗召處士種放為司諫以論事公卿惡之賜金歸華山又有紫微舍人者素不能文制誥嘗令張君房代之

一日賜日本國正史詔書紫微已受詞頭而失君房所在君房時未第方與所親飲醉都市中使促之紫微不勝其窘暇日楊大年與錢若水賡閒
忙二令楊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賜金歸華山
錢曰世上何人最得忙紫微失却張君房稱名對
年來世事如波

浪鬱鬱誰知柏在岡

厚退之詩波浪云法去松柏在高岡

屢把鈇刀齒步光

援賈誼賦莫邪為鈍兮鈇刀為銛厚史記越王使大夫種奉步光之劍以賀吳

更

遭華袞照厖涼

續范甯序穀梁春秋曰一字之褒寵踰華袞晉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曰厖涼

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蘇門山上莫長嘯

援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栖神導氣之術登不應籍

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嘯也

蒼苔林無別香

任蒼苔花六出也其花六出

天下之至香維摩經言如入蒼苔林中不聞他香唯聞蒼苔香也

燭燼已殘終夜刻

厚齊竟陵王子良嘗

夜與四學士刻燭為詩每四韻刻一寸以為率

槐花還似昔年忙

續唐進士每以八月投牒赴舉時為之語曰槐

花黃舉子忙

背城借一吾何敢

援左傳齊晉戰於鞏齊師敗績齊國佐如晉師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慎莫尊前替戾岡

厚晉佛圖澄傳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

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促也此言軍出促得劉曜也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誤入仙人碧玉壺

任神仙傳費長房為市掾有壺公來賣藥嘗懸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輒跳入壺中長房隨

公試展足則亦入壺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公語長房曰我神仙人也見責暫還人間耳

一歡那復間親疎

杯盤狼藉吾何敢

厚史記淳于髡傳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車騎雍容

子甚都

援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此夜新聲聞北里

次公梁元帝纂要云古豔曲有

北里靡靡之曲師史記紂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他年故事紀南徐

續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

州也師南史徐君蒨善絃歌好聲色載妓肆意遊行荆楚山川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俊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欲窮風

月三千界

子仁歐陽永叔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願化天人百億軀

續柳

子厚詩若為化作身千億遍上峰頭望故鄉

縱飲誰能問挈壺

次公周官有挈壺氏蓋言不必問漏之淺深也

不知門外曉星

疎綺羅勝事齊三閣

次公陳後主於光明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

孔二貴嬪居望仙並復道往來

賓主談鋒敵兩都

援班固西都賦設西都

煙花嘗歎杜

續杜牧之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海中童州尚追徐

厚秦始皇令徐福與童男女三千人入海求仙福得平原廣澤一去不來

無多酌我公須聽厚蓋寬饒曰無多酌

我我乃酒狂

醉後麤狂膽滿軀

次公趙雲與曹公戰先主明日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

次韻沈長官三首

家山何在兩忘歸杯酒相逢慎勿違不獨飯山嘲

我瘦

續李白詩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也應糠覈怪君

肥

厚陳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其不事家產曰亦食糠覈耳次公晉王戎之子肥戎令食糠肥愈甚

男昏已畢女將歸

厚東漢逸民傳向長字子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遂肆意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也

累

盡身輕志莫違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

肥

厚九星上經云青青之月與日同昇合兩成一出彼玉池入乎金屋大如彈黃如橘中有佳味甜如蜜子能得之慎勿失黃庭內景經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

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

造物知吾久念歸似憐衰病不相違風來震澤帆

初飽兩入松江水漸肥

次公帆飽水肥皆方言也

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父齋素祈雨不至

二首

堯卿述字孝叔觀字規父

白簡威猶凜

續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書曰絳騶清露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邪次公傳玄天性峻急不能有

山興已穠鶴閑雲作斃駝臥州埋峰

堯卿晉王恭披鶴筆裘唐曲良翰為

駝峰 跪履若可教

續張良遇一老父於下邳老父隨履地下顧良取之良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曰孺子

可卜鄰應見容

續白居易與元稹卜鄰詩明月許同三逕夜綠楊宜作兩家春又杜詩王翰願卜鄰

因公問

回老何處定相逢

次公後有回先生詩是也或言呂洞賓易姓為回處士回字乃呂耳又見唐先生詩注同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纖穠

續東漢周澤為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問所苦澤以妻犯齋禁收送詔

七百五十一
獄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
三百五十九日齋師宋王神女賦穠不短纖不長堯卿晉劉毅嘗散齋而
疾妻省之毅便奏只遣三千履續春申君客三千人來遊十二
加妻罪而請解齋其上客皆躡珠履

峰林空答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應月

下逢續李白詩若非羣玉山
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次韻陳海州書懷陳曾令
鄉邑

鬱鬱蒼梧海上山東海鬱州山云
自蒼海浮來蓬萊方丈有無間續

妻孥守市闌厚王莽專政梅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
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更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雅志未成空自歎續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每形
於言色後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深自慨失

故人相對若為顏酒醒却憶兒童事長恨雙鳧去

莫攀任後漢王喬有神術顯宗時為葉令每朔望來
朝明帝怪之令太史伺望輒有雙鳧從東來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蒼梧竒事豈虛傳注見
前詩荒怪還須問子年續晉王嘉字
子年著拾遺

遠託鼇頭轉蒼海續列子言海中有五山根無所連著帝
遣巨鼇十五舉首戴之山始峙而不動

來依鵬背負青山次公莊子鵬
背負青山或云靈境歸賢者又恐

神功亦偶然聞道新春恣遠覽羨君平地作飛仙

次韻孫巨源寄連水李盛二著作并見寄

五絕

南嶽諸劉豈易逢次公南岳諸劉指言劉貢父劉莘老也王昌詐
立為天子稱孝成皇帝子子輿移檄云南岳諸

相望無復馬牛風次公左傳風馬牛不相及也
任杜詩去馬來牛不復辨

見無多子續山公晉
山濤也社燕何由戀塞鴻昔與巨源貢父莘
老相遇於山陽自

爾契闊惟巨源近者復相見於京口堯卿公嘗
有詩云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

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

續陳搏謂錢惟演有仙骨麻衣道者

曰此人但能於急流中勇退耳惟演果早年恬退堯卿錢希白洞微志曰上即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博若水雍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余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後廳同坐因云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陳先生通刺後蒙倒屣相迎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却相訪至期徑往迎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衲對坐某揖之寒暄之禮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雖驚異其言而不敢詢問更有他客至乃遂巡先退次日某獨往見陳且問僧名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即白閣道者也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成但却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本在太白山累歲方一到

慕

厚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

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泣下

他時當有景

孫樓

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疏樓師謂景慕漢二疏也

漱石先生難可意

謂巨源援孫楚謂王濟曰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齧瓊校尉久無朋

自謂續蘇武留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

與飲食武臥齧瓊毛并咽之數日得不死

應知客路愁無奈故遣吟詩調李

陵

謂李君也厚蘇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敗復降其後武歸漢陵置酒作詩三首贈別武亦有詩故世言五字詩自蘇武始也

雲雨休排神女車忠州老病畏人誇

續白居易赴忠州道過巫山或題詩

於廟云為報巫山神女道速排雲雨待清詩

詩豪正值安仁在空看河陽滿縣

花

盛為邑宰厚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膠西未到吾能說

子仁韓退之詩云潮陽未到吾能說次公先生是時已除密州

桑柘禾麻

不見春不羨京塵騎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莫笑銀杯小答喬大博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

種秫作酒不種秔

任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

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焉我今號為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

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早東海窄會當掃衣歸

故丘作書貸粟監河侯厚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萬斛船中著美

酒與君一生長拍浮援晉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美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

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和段屯田荆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為題品艸木變芬

菲謝女得秀句師杜詩題詩得秀句留待中郎歸厚謝女道韞也嘗曰一門叔父則有

阿大中郎謂謝安也便當勤鞭策僕倦馬亦饑段有姪女在密

和頓教授見寄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

歎厚陶淵明有責子詩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續淵明蓄素琴一

而和之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我笑劉伯倫醉髮蓬方散二豪苦不

納續劉伶酒德頌云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先生於是方捧甕承糟銜杯漱醪又云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獨以錫自伴厚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錫隨之曰死便埋我既死何用埋此

身同夜旦厚莊子內篇大宗師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孰云二子賢自結

兩重案續傳燈錄全谿禪師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德山云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笑

人還自笑出口談治亂一生溷塵垢晚以道自盥

無成空得嬾坐此百事緩側聞頓夫子講道出新

貫豈無一尺書恐不記庸懦補注奴亂切韻會本收十五翰便慢需懦通用陋邦

貧且病數米銖稱炭厚莊子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切切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慙媿章

先生十日坐空館袖中出子詩貪讀酒屢煖續孫盛詣殷浩

談論冷而復煖者數四狂言各須慎勿使輸薪粢
厚漢法有鬼薪白粢取薪給宗廟為鬼薪
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粢皆三歲刑

答陳述古二首

謾說山東第二州棗林桑泊負春遊
次公山東第二州先生自言其密州

也棗林桑泊正密州所宜也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

去後舞衫歌扇總生塵陳有小妓述古稱之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次公方丈仙人言道山也章子厚自翰林出守故云高情猶愛水

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先之詩一月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續莊

子不如兩忘而化於道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

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馬元城先生語錄載宋太祖皇帝嘗飛白題翰林學

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殿名而待詔有直廬在其側故云

絳闕雲臺總有名厚清都絳闕上帝所居也漢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雲臺續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

應須極貴又長生十朋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云道人支子元相君曰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瑤光星既有貴爵又

當神鼎中龍虎黃金賤續金丹之術有日魄月魄白虎青龍真鈔正汞蓋五行強名耳松下

龜蛇綠骨輕君好爐火而餌茯苓厚松柏入土千歲化為茯苓形如龜蛇鳥獸者最良也雲水未渾

纓可濁弁峰初見眼應明次公雲水弁山乃湖州兩景已見贈孫莘老七絕注兩巵

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

過舊遊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子仁按先生答陳師仲書云在杭州

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更欲洞霄為隱吏
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即此詩也
師洞霄宮一菴閒地且相留

見題壁

狂吟跌宕無風雅次公江文通恨賦曰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醉墨淋漓不整齊
應為詩人一回顧山僧未忍掃黃泥次公此乃隨手便遭黃土掃癡心更
望碧紗籠之意

竹閣見憶

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
鶴氅厚晉王恭嘗披鶴氅而行孟昶見之曰神仙中人也不須更畫樂天真續孤山有白居易竹閣僧志詮作柏堂相連見孤山二詩

答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著物物未知羈愁似冰雪見子先流
澌子仁後漢書河水流澌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

之驚我一何衰知我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
醇酒盎然薰四肢徑飲不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
有蠻帳風雨夜紛披放懷語不擇撫掌笑脫頤厚匡

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禁遊嬉又無狂太守
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詠螽斯補注晉羯胡劉聰有螽斯堂

曷不倒囊橐賣劍買蛾眉子仁古詩黃金不惜買蛾眉不用教絲竹
唱我新歌詞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我公厭富貴嘗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

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號吟

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續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嗟我本何人麋

鹿強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屢言深次公范曄傳云何交疎而言深也禕

言深者愚也崔駰傳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

煩公揮橐金厚前漢疏廣傳歸鄉里日請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陶淵明詩雖無揮金

事濁酒聊可持次公素金見陸賈傳古詩揮金留上客子仁張景陽詩揮金樂當年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堯卿時公擇知湖州貢父亦在

江浙東坡守密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次公詩案招此詩譏近日更立新法

多也事尤曲無和者應思郢續宋玉言有歌於郢市者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

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論稍卑之且借秦厚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

今可行於是釋之言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善之歲惡詩人無好語公擇來詩皆道吳中飢寒之狀

夜長鰥守向誰親貢父近喪偶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

雷撼四鄰厚退之石鼎聯句序言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

何人勸我此閒來絃管生衣甌有埃續後漢范丹傳閭里歌之曰甌中生

塵范史雲淥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厚公詩案此詩譏朝廷減

削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故絃管生衣甌金生埃及言蝗蟲災傷盜賊四起旱澇飢饉以見政事闕失皆新法不便之故磨刀

入谷追窮寇灑涕巡城拾棄骸為郡鮮歡君莫歎

猶勝塵土走章臺厚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二

發驅攘著令典

續唐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不敢捕姚崇曰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秉畀炎火光武詔曰

勉順時政去彼螟螣此除蝗詔也

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

續禹治水手足胼胝謂手足上

重繭也

我馬亦款矻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苟無百

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疏畎澮

厚養生論云益之以畎澮而世之以尾閭注畎澮細

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

漸若決澥渤往來供十吏

厚西漢陳遵為河南太守至官召書吏十

人治私書謝京師故人

腕脫不容歇

續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蘇頌在太極殿後閣口授功狀百

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

平生輕妄庸熟視笑魏勃

厚前漢灌嬰聞

而後救火乎因退立戰栗嬰熟視笑曰人言魏勃勇妄庸人耳

愛君

有逸氣詩壇專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

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厚晉殷浩為桓温所奏廢為庶人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趙郎中見和戲復答之

趙子吟詩如潑水

續退之詩文如翻水成

一揮三百六十字奈何

效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

厚樂天簡心吟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肯迷頭白地藏

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杯

續李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

傾三百杯以日計之則一年當飲十萬八千杯也

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

黃埃我衰臨政多謬錯羨君精采如秋鶚

師杜詩魏侯骨聳精

神繁華岳峰尖見秋隼

頗哀老子今日飲

厚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職

何足以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拒旅此太守事耳

為君坐嘯主畫諾

援後漢黨錮傳

汝南太守竇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暄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竇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鵠刺天飛

次公韓退之祭柳子厚文羣飛刺天

富貴功名老不思

病馬已無千里志

續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騷人長負一秋悲

厚宋玉九辨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

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次公後漢詔有云宿麥未下蓋麥隔年秋種至明年夏收所以謂之

宿麥永媿此邦人芒刺在膚肌續漢宣帝初即位霍光也平

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續盧仝茶歌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堯卿太白詩萬言不直一杯水

方將怨無襦厚後漢廉范為蜀郡太守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莫昔無一襦今五袴忽復歌緇衣

堂堂孔北海厚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為北海相為賊管亥所圍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

直氣凜羣兒續補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次公退之詩不知羣

朱輪未及郊續朱輪刺史之車漢制二千石朱兩轡清風已先馳何

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滔滔滿四方次公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我

行竟安之何時劔關路春山聞子規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偶對先生盡一尊醉看萬物洶崩奔優游共我聊

卒歲續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骯髒如君合倚門厚趙壹詩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只恐

掉頭難久住續杜甫送孔巢父詩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應須傾蓋便深

論援孔子之刺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固知嚴勝風流在又見長身十世

孫幾字君嚴戲字君勝退之誌其墓云孔子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今君亮四十八世矣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韻

十載飄然未可期子仁杜牧之詩十載飄然繩檢外尊前自獻自為酬那堪重作看

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

今猶未戒

續隋書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戒以謹口次公按先生詩案熙寧六年十二月內劉攽作詩寄軾軾和詩引賀若敦以錐刺其子舌以譏時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厚晉郭舒為王澄別駕荆土士人宗廡嘗因酒忤澄怒叱左右棒廡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誰言我醉因遣

炙眉我亦更何詞

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廡遂得免

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

時

酒溪上句謂貢父下句引昭君邨以自喻注引宗廡何為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高田生黃埃

續杜詩云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

下田生蒼耳

堯卿神農本州蒼耳一名胡蒙

一名地葵亦名蒼耳苓耳

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

慙二麥枯時雨亦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

百步聲如雷

厚莒縣有石梁謂之呂梁今謂百步洪在徐州彭城之東

試向城南望城北

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

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

雨聊自贖神龍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

次公

杜詩日糴太倉五升米

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

作詩先自効

師章堅作詩自効責堯卿退之詩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鼠雀偷太倉行袖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此

公之意也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雩何處著春衣多情白髮三

千丈無用霜皮四十圍

續杜詩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

晚覺文章真

小技

厚杜詩云文章一小技

早知富貴有危機

次公諸葛長民曰富貴必履危機師劉穆之臨

刑謂所親曰貧賤必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

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

飛

涇之兄汴亦有文今死矣續陸機臨刑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以徐妓不如東武詩中見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樓

燕子人亡三百秋

續唐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有愛妓名盼建封既卒盼盼居燕子樓十餘年不月嫁白樂天為

作燕子樓詩三絕

捲簾那復似揚州

厚杜牧詩春風十里揚州郭捲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

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援崔徽河中倡也以御史裴欽中病亡元稹為作崔徽歌下邳

城南門謂之白門樓堯卿裴欽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者累月欽中使罷徽不能從情懷怨抑後數月東川幕白知退將自河中歸徽乃託人寫真因捧書謂知退曰為妾謂裴郎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遂疾發狂元稹為作崔徽歌以叙其事白樓在河中府城之西北

我擊藤牀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

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

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

和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

種柳

平生坐衙不煖席歸來閉閣閒終日

次公汲黯閉閣臥疾 臥聞

客至倒屣迎

續陳壽三國志魏王粲傳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眼蒙籠除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

白安得青絲絡駿馬

次公杜詩青絲絡頭為君老

蹙蹋飛波柳陰下

奮身三丈兩蹄間

續史記張儀言秦馬之良探前扶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師蜀志注劉備所乘馬名的盧

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弩力的盧乃一蹙三丈遂得出

振鬣長鳴聲

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遶劔關

厚嘉陵江水出大散

關下嘉陵谷南行逕鳳興利至劔門關下木瓜園轉東向閭中西與涪水會

劔關大道車方軌

厚蘇秦傳今秦

之政齊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

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

築室種柳何時還

次韻李邦直感舊

師李時為東京提舉

騶騎傳呼出跨坊

續淮陰少年辱韓信處後人以名坊在徐州次按韓信淮陰人今之楚州也非今先生所臨

之地跨乃凌跨之跨蓋以出而騶騎傳呼則凌跨坊巷

入而簿書填委則充滿堂廳或曰跨坊乃籠街之義

充堂師文選劉公幹詩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誰教按部如

何武厚何武為揚州刺史所奏舉二千石長吏先露章只許清尊

對孟光婉婉有時來入夢續退之詩孤遊懷溫柔何日

聽還鄉援趙飛燕外傳飛燕妹合德成帝見曰吾酸寒病守尤

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厚張建封好擊毬之戲韓愈佐幕以書

屬場千步平如削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疎慵肯見原閒作閉門僧

舍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

書信手翻師白樂天詩臥枕一卷書起嘗一欲吐狂言喙三

尺續莊子云丘願有喙三尺子仁陸餘慶善論事而謬於判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須吞邦直屢以此見戒師杜牧之詩撩頭雖欲利到口却成吞

城南短李好交遊厚短李李紳也白樂箕踞狂歌總自

由師劉伶酒德尊主庇民君有道次公舊唐書太宗紀贊云以

尊主庇民者遭時也樂天知命我何憂次公列子載孔子之言醉呼妙

舞留連夜閒作清詩斷送秋任白樂天詩云留連燈下瀟

灑使君殊不俗尊前容我攬須不續晉桓伊於上前彈箏

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

新徑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跡未掃唱酬往

復字應漫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厚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昭字子布典略曰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
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也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

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續揚雄有田一廛有

宅一區嬾臥元龍百尺樓續陳登字元龍許汜見先主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圯見元龍元

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劉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失亂帝王失所君宜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

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定當與君語如我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聞道鷓鴣滿臺

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答任師中家漢公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次公先君言編禮也皇祐仁宗年號也慶曆八年歲在戊子次年改

皇祐盡五年改至和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疎小人小

人自闊疎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任老史名經字彥輔眉之老儒嘗作

思子臺賦公甚稱之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續唐藝文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

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副軸帶牙籤皆異色以別之高樹紅消梨師三秦記云漢武帝園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

則破名含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腳婢厚退之玉川子詩一婢赤腳老無齒雨中

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廬是時里中兒始

識長者車續陳平家貧門外多長者車轍烹雞酌白酒相對歡有餘李

白詩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歌笑牽人衣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

徐妻子走堂下主人竟誰歟援龐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襄陽記曰諸

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坐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豕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

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共設須臾我時年尚少作賦慕相

如次公揚雄傳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侍立看君談精悍

實起子祖謙漢書嚴延年為人精悍歲月曾幾何耆老逝不居史侯

七百六
最先沒孤墳拱桑樗援左傳秦穆公謂蹇叔曰墓上之木拱矣我亦涉萬里

清血滿襟袂漂流二十年始悟萬緣虛獨喜任夫

子老佩刺史魚次公唐高祖為唐王停竹使符頒銀菟符諸郡武德元年改銀菟符為銅魚符子仁杜牧詩使君四

十四兩佩左銅魚威行烏白蠻解辯請冠裾援丘希範書夜郎方

當入奏事清廟陳璠璣次公逸論語曰璠璣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璣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

之瑟若也胡為厭軒冕歸志不少舒上蔡有良田次公上蔡蔡州也任

公有田在新息見先生傳有詩一篇黃沙走清渠罷亞百頃稻續杜牧詩罷亞百頃稻秋風吹

半黃雍容十年儲間隨李丞相搏射鹿與豬援李丞相斯也斯出

獄顧謂其中子曰吾復與若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蒼鷹十斤重龜父酉陽雜俎云鷹有荆窠白者短

身而大五斤漁陽曰東道大者六斤猛犬如黃驢豈比陶淵明窮苦自把

鋤次公陶淵明園田居曰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彭

城古名郡乏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次公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期

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幾何不樵漁

會當從此去芒屨老菑畬念子瘴江邊懷抱向誰

據賴我同年友相歡出同輿冰盤薦文鮓鮓魚也戎瀘常有次

公退之詩云冰盤夏薦碧實脆玉笋傾浮蛆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琚

知我少所諧教我時卷舒世事日反覆翩如風中

旗雀羅弔廷尉續前漢翟公罷廷尉門外可設雀羅秋扇悲婕妤厚文選趙飛燕妹弟

得幸班婕妤好失寵作紈扇曲云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衆狙援莊子狙公賦芋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朝四暮三衆狙皆悅作詩謝二子我師甯與

蘧

陽關詞三絕次公三詩各自說事唯是皆可歌之故曰陽關三絕按王立之詩話云先生作彭門

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賦一絕云云其後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次公謂先生名之為陽關三絕則必用西出陽關無故人之聲歌之矣王立之說恐非也蓋贈張繼愿言戲馬臺則在徐州所贈也答李公擇云濟南春好雪初晴則自是春初之作豈可便指為過齊州作邪意者三詩先生皆以陽關歌之乃聚為一處標其題曰陽關三絕

受降城下紫髯郎

續朔方總管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以絕突厥南寇之路厚孫權為張遼所敗遼問降人

向有紫髯將軍為誰答曰孫會稽

戲馬臺南古戰場

次公戲馬臺在徐州彭城縣項羽所築春秋鄭伯取

宋彭城而漢高祖項羽皆起於此

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

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

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次公濟南則齊州濟南郡也龍山豈桓温九日所登之山乎雪溪在湖州則李

公擇先為湖州故也

右答李公擇

莫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右中秋月

次韻呂梁仲屯田

雨葉風花日夜稀

堯卿陸龜蒙詩閒窗雨過苔花潤小簾風來薤葉涼

一杯相屬竟

何時

次公韓詩一杯相屬君當歌

空虛豈敢酬瓊玉枯朽猶能出菌

芝

厚柳宗元書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

門外呂梁從迅急

子仁孔子觀於呂梁

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胸中雲夢自透遲

援司馬相如子虛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

待

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臺九日期

續劉裕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游戲馬臺

送孔靜辭位歸鄉謝靈運宣遠等並從作詩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
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
武人家有侍者甚慧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南史江諮議言酒猶兵也兵可千

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厚表盡為吳相姪種謂盡曰絲

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惟日飲無何說王母將軍競病自詩鳴援梁曹景宗振旅凱入帝於光華殿宴飲聯句

反而已如此幸得脫啓求賦詩不已帝令沈約付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花枝不共秋欹帽筆陳空來夜斫營師杜牧詩黃壤不露新愛惜微

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獨掃千人軍

居士身心如槁木次公莊子身若槁木心若死灰旅館孤眠體生粟次

次韻王鞏獨眠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居士

趙飛燕傳體無軫粟誰能相思琢白玉續盧全詩白玉璞裏琢出相思黃金鑛裏鑄出相思淚服藥

千朝償一宿厚太平廣記彭祖曰服藥千朝不如獨臥一宵天寒日短銀燈續欲

往從之車脫軸次公詩泝游從之左傳車脫其輓何人吹斷參差竹續

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泗水茫茫鴨頭綠厚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

兒續晉史王導傳司徒蔡謨戲侮王導導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克謨父也豈無知我者

好爵半已縻續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爭為東閣吏厚西漢朱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

之宣備賓主禮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不顧北山移

援齊書周彥倫隱鍾山後應詔出仕將過北山孔雅圭乃假山靈之意移文以却之名曰北山移文公子表獨立與

世頗異馳不辭千里遠成此一段奇堯卿法帖云成此一段奇事蛾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眉亦可憐無奈思餅師

續唐寧王獻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

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

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無人伴客寢惟有

支牀龜

厚史記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君歸與何人文字相

娛嬉

字仁退之贈張籍詩文

持此調張子一笑當脫頤

書匡說詩

答王定民

定民字佐才毫

開緘奕奕滿銀鈎

續晉索靖作艸書狀云

書尾題詩語更

道

字仁退之詩莫

八法舊聞宗長史

厚張長史艸書神逸書有

鴟而墜石勤緩縱以藏機弩彎環而勢曲趨俊快以如錐策

五言今

復擬蘇州

援白樂天謂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

筆蹤好

在留臺寺

次公指言臺頭寺蓋定

旗隊遙知到石溝欲寄

鼠須并蠶紙

續鼠須筆白蠶紙王羲

請君章艸賦黃樓

次

章艸出漢元帝時史游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

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

續司馬相如既奏

飄飄有凌雲氣

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堯

游天地之間意

一尾追風抹馬蹄

次公杜詩須君

崑崙玄圃謂朝躋

崑

崑崙第三級名曰玄圃周穆王駕八駿之乘

道鹽車勝月題

援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漘汗灑地伯樂下

以月題疏云月題額

得失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却伴參
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倬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次韻王庭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樂浮花不辨春次公退之杏花詩浮花浪樂鎮長有歸來方識歲寒人
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北牖已安陶

令榻任陶潛云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西風還避庾公塵厚玉導傳時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導心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汗人更搔短髮東南望試問今

誰裏舊巾

接果移花看補籬子仁杜詩牽蘿補破籬腰鎌手斧不妨持師鮑照樂

上都新事長先到次公班固賦隆上都而觀萬國老圃閑談

未易欺釀酒閉門開社甕殺牛留客解耕縻子仁隋末劉黑

何時得見纖纖玉右手持杯

左捧頤子仁杜牧之詩散子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

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苻堅破荊州止獲一人半續苻堅陷襄陽聞習鑿齒釋道安各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

中郎老不遇但喜識

元歎次公吳志顧雍字元歎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今我獨何幸文字厭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憂

散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寧當待垂老倉卒收

一旦次公退之別知賦惟知心而難得斯百一而為收不見梁伯鸞空對孟光案

才難不其然婦女則周亂世

援後漢梁鴻字伯鸞為人貧春每歸妻孟光為具食舉案齊眉

豈無作者於我如既灌續謂不欲觀之也獨喜誦君詩咸韶

音節緩夜光一已多矧獲壘壘貫次公禮記壘壘乎端如貫珠相思

君欲瘦次公杜詩思君令人瘦不往我真懦吾儕眷微祿寒夜抱

寸炭何時定相過徑就我乎館次公禮記子夏曰賓客至無所館子曰生於我乎館

死於我乎殯死於我乎殯飄然東南去江水清且煖與君訪名山微言

師忍粲次公弘忍大師乃五祖也僧粲大師蓋受度傳法於二祖者也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首

歲歲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深紅落盡東

風惡饒杜牧之詩狂風落盡深紅色柳絮榆錢不當春次公李賀詩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

火冷錫稀杏粥稠續玉燭寶典云寒食煮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別造錫沃之青裙縞袂

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師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曰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應

羨居鄉馬少游厚馬援嘗言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騎款段馬

鄉里稱善人足矣

再次韻田國博部夫遠二首

西郊黃土沒車輪滿面風埃笑路人已放役夫三

萬指從教積雨洗殘春

枝上稀疎地上稠任樂天詩枝上稀疎地上多忍看紅糝落牆頭續

風流別乘多才思續唐置別駕為太守之貳謂之別乘歸趁西

園秉燭遊厚魏文帝詩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次公選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次韻答劉涇堯卿涇字巨濟

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鈎物情使汝未老華

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

文蔚堂

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續漢兩龔傳蘭以芳

自燒膏以明自煎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口如鷲異義

鋒起弟子爭舌翻濤瀾卷齊城厚蒯通言於韓信曰酈生一士掉三寸舌下齊七十

餘城萬卷堆胸兀相撐以病為樂子未經我有至味

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閭廣庭飛蟲

繞耳細而清次公唐何諷夢渴賦窗日斜照飛蚤繞鬢敗席展轉臥見驚亦不

自嫌翠織成續杜甫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

不識五郎呼作卿厚宋璟傳嘗宴朝堂三張列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諛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座

環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吏民哀我老不明次公馬援曰頗哀老子使得遨遊相戒無復

煩鞭刑續徐有功為蒲州司法不忍杖罰民服其恩相戒曰犯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不辱一人時臨泗水照

星星次公何長瑜嘲陸展詩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微風不起鏡面平

安得一舟如葉輕臥聞郵籤報水程厚杜詩宿漿依農事郵籤報水程

尊羹羊酪不須評續陸機嘗詣侍郎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一吳中何以敵此機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

飽且救飢腸鳴任退之詩飢腸徹死無由鳴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功名正自妨

行樂次公向秀欲注莊子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迎送纔堪博早朝白詩昏昏一覺

睡不博早朝人雖去友朋親吏卒却辭讒謗得風謠明年我

亦江東去不問繇雄與寂寥

文與可有詩見寄次韻答之

為愛鵝溪白鬢光續鵝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掃殘雞距紫毫芒

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次公先生作篋管谷偃竹記云與可

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韞聞者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云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其所畫篋管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

甚熟將入京應舉 次公時先生守徐州元豐元年也

夜光明月非所投

續史記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逢年遇合百無憂

厚太史公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次公杜詩吾知徐公百不憂將軍百

戰竟不侯

援漢李廣與望氣王朔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

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次公李白詩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伯郎一

斗得涼州

續孟佗字伯郎中常侍張讓專權用事佗以蒲萄酒一斗遺讓為涼州刺史

翹關負重君

無力

次公朝野僉載云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白湜曰某能翹關負米湜笑曰若壯何不求選兵部答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

力者即得選

十年不入紛華域

次公子夏曰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

故人坐

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

子仁唐負半千傳武后謂半千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

邪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

續公言嘗於秘書閣觀王羲之

墨蹟皆唐人硬黃土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真筆

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艸

青青

厚古詩青青河畔艸艸縣縣思遠道

誰謂他鄉各異縣

次公古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天遣君來破我願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

中見

子仁鄒超為桓溫參軍王恂為主簿超髯而恂短府中語曰額參軍短主簿

江湖放浪久全真

俚文選嵇叔夜詩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忽然一鳴驚倒人

援史記齊威王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縱

橫所往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

次公新書言王介甫新學經義之說也千

金敞帚那堪換續魏文帝論文曰夫人難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我亦淹留豈長算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漫

答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漢陂岑續杜詩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千里詩盟忽重

尋大木百圍生遠籟厚莊子大木百圍之竅穴風作則萬竅怒號朱絃三歎有

遺音續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清風卷地收殘暑厚謝莊月賦白露欲遣何人

賡絕唱滿階桐葉候蟲吟共父柳宗元詩門掩候蟲秋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二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三

酬和三

次韻道潛留別

為聞廬嶽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已喜禪心無

別語尚嫌剃髮有詩斑任唐僧詩云髮為作詩斑異同更莫疑三語

瞻日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物我終當

付八還厚楞嚴經佛言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勃還塵清明還霽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

到後與君開北戶舉頭三十六青山次公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

六峰以言嵩山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次公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注樵木蘇艸也到處留連似

賈胡續後漢馬援征五溪水疾船不得上耿舒與兄信命不須歌

去汝厚詩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逢人未免歎猶吾援論語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

人皆勸我杯中物續陶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子仁李白憶賀監

我獨憐君屋上烏續武王克殷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杜詩丈人屋上烏烏好人亦好

一技文章何足道厚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要知摩詰是文殊佛

告文殊師利汝行諸維摩詰問候文殊師利言彼上人者難以酬對深達

寔相善說要法堯卿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

上塔次公臨平山在杭州仁和縣五年雲夢澤南州次公杜牧憶齊安郡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

州即黃州也秦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故鑿地脉斷連岡改為秣陵方山是其斷處水為秦淮寄謝西湖舊風月故

應時許夢中遊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續蘇秦東周雒陽人嘗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須知力

穡是家傳次公書云若農服力田穡細思種薤五十本厚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口種百本

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大勝取禾三百廛援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若得與君連北

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匹馬非吾事只擬關門

不問天次公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

澤芥

任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

自慚潢潦薦溪

蘋

厚左傳澗溪沼沚之毛潢汗行潦之水

兩邦旌燾光相照十畝鋤犁手自

親

次公兩邦旌燾意者滕元發許仲途皆為太守乎然破題指之為許野人未省十畝鋤犁又先生自言也

何似秦郎妙

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厚後漢馬融上東巡頌安帝奇其文次公此末句方言少游則兩邦旌燾以言

滕許審矣

次韻蔣穎叔

堯卿名之奇公嘉祐二年章衡榜與穎叔同登第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

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

次公歐陽永叔詞語云來如春夢不多時枕中字特用字耳不必指邯鄲呂翁

枕瓊林花艸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

續劉商隱愛義與之罨畫溪遂

葦居焉次公先生詩尾本注所謂陽羨則常州也古云陽羨三湖九溪地志云今只有六溪其三溪不知其處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蕪湖東

至陽羨入海圻俗呼為罨畫溪

豈敢便為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

符詩

記及第時瓊林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

和王游二首

游平父子

異時長怪謫仙人

辰翁謂平父

舌有風雷筆有神

續杜詩下筆如有神

師退之詩舌作霹靂飛俾董仲舒答策下筆疑有神助

聞道騎鯨遊汗漫

厚杜詩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

問訊今何如淮南子盧敖遊於北海逢若士謂曰子處矣吾方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

憶曾捫蝨話悲辛

援晉

書王猛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次公李白贈張相鎬詩曰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

氣吞餘子無全目

次公禰衡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又選詩驚雀無全目

詩到諸郎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

蒼旻

次公退之詩我不如水東注子仁杜詩獨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嫋嫋春風送渡關娟娟霜月照生還

次公古詩有娟娟霜月

遲留

歲莫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

厚亦渠舊引黃河元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謂之新洛

且看松雪媚南山厚南山泗州之山為

名都野梅官柳何時動續杜甫西郊詩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子閒次公長橋泗州之橋飛蓋長橋待

次韻張琬堯卿字德父治平二年彭汝礪榜登第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續晉書王導不平庾亮之擅權每遇

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臨淮自古多名士次公此汝穎多奇士之變也尊酒相從

樂寓公厚禮諸侯不臣寓公半日偷閒歌笑裏百年暗盡往來

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次公選云慷慨則氣成虹霓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

流起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續李密有歌妓名雪

兒賓客有詩詞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而歌之

師韓定之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

盆餅次公禮記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餅注云與或作甯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

新傳作客經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次公秋水以言劍也寶劍光如秋水要須悍石相龔砥十

年冰蘖戰膏梁次公冰蘖以言清苦白樂天所謂飲冰食蘖也萬里煙波濯紈綺

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逝將桂浦擷

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續定國家有三槐堂却思庾嶺今何在

更說彭城真夢耳來詩述彭城舊遊君知先竭是甘井厚莊子直木先

伐甘井我願得全如苦李續晉王戎傳戎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妄心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

洗髓

堯卿太平廣記東方朔元豐中游鴻蒙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十年一返骨洗髓三十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三伐毛矣

廣陵陽羨何足較

次公廣陵揚州陽羨常州也

只有無何真我里

晦

買田陽羨來詩以為不如廣陵

樂全老子今禪伯

張安道也定國其婿

掣電機鋒不容擬

次公掣手電緣交激若拄於箭鋒

心通豈復問云何印

可聊須答如是

厚維摩詰言若尼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相逢為我話留滯

次公

司馬遷自序云太史公留滯周南

桃花春漲孤舟起

續西漢杜欽言來年桃花水盛河必羨溢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

次公異聞集載邢鳳之子夢一美人

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性之酉陽雜俎云元和初有士人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魯公賓客皆詩酒誰

是神仙張志和

次公玄真子姓張名志和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

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尚

齋釀如澗漲綠波

續左傳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穆子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

詩句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

和 厚王羲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尊前呼

不應

次公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睡

為公雕琢損天和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

次公言白樂天也白自號醉吟先生嘗謫江州司馬

寬心時復喚殷

兄 續樂天又有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與殷兄

寒潮不應淮無信客路相隨

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厚退之醉留孟東野詩云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駉蚤徒

言共飲勝公榮援晉書王戎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以酒少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

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唯公榮可不與飲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

應須便置觥續齊竟陵王子良常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為率厚南史王泰傳泰預朝宴刻燭賦詩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

自染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我已橫

江擊素波厚漢武帝秋風詞云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棹歌人不我知斯我貴不

須雷雨起龍梭援晉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化為龍而飛去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次公南司州者言黃州也唐武德三年於黃州黃陂縣置南司州七年廢其初蓋北齊武帝置

也飢寒疾病為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

橫奔牛傳常潤州之間有奔牛閘平生管鮑子知我今日陳蔡誰從

丘夜航爭渡泥水澀牽挽直欲來瓜洲自言嗜酒

得風痺故鄉不敢居溫柔援趙飛燕外傳成帝幸合德謂其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

皇求白雲鄉定將泛愛救溝壑厚杜詩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衰病不復

從前樂師張籍詩與君相逢莫寂寞衰老不復從前樂今年太守真臥龍厚襄陽記曰諸葛孔

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笑語炎天出冰雹時低九尺

蒼須髯續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過我三間小池閣故人改

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為君置酒飲且哦艸

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老矣無心更秣天山

禾次公天山在伊州伊吾縣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又退之詠駑驥云飢食天山禾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艤

次公蒜山在潤州

朱雀橋邊看道裝

次公朱雀橋在

江寧府晉之建康也

供帳已應煩百兩

續疎廣疎受乞骸骨歸東海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

擊鮮無久溷諸郎

厚前漢陸賈分橐金與諸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他

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

問禪時到長干寺

次公長干里在建康

載酒閒過

綠野堂

續裴度請老治第東都作別墅其燠館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為文章窮晝夜不問人間事次公

以長干寺推之則綠野堂亦在建康矣舊注所引則在西京與上不接又裴晉公之綠野堂今豈在乎恐名偶同耳或曰時王介父閑居故以綠野

堂比此味只憂兒輩覺

援晉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

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惟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

逢人休道北窗涼

厚陶潛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

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次公

邵伯堰在揚州廣陵縣本朝樂史寰宇記云謝安所築按安傳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然則所謂新城豈乃廣陵邪

落帽謝公渚

厚晉書阮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近

思曠

日脚東西平

師杜甫詩崢嶸赤城西日脚下平地

孤亭得小憩莫景含

餘清

子仁選詩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

坐待斗與牛錯落挂南甍老僧

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

厚

瑄開元中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遇夏日入廢佛寺鑿池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曰頗憶此邪因悵然悟前生為永禪師

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哂得魚不忍烹

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

次公指言子由也先生既自黃移汝故子由亦自監筠州鹽酒稅移

知歛之績溪先生未至汝繼得請歸常尋又起知登州而子由自績溪以校書郎被召入京亦須由召伯堰至東都於篇末及之

如秋菊豔豔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師

六百九十一
漢楊修書華若
春榮溜如春風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醖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

似斗續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人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為萍實者也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今年並海棗如瓜厚漢書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

瓜如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為我賒千首新詩

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漢江事見退圃詩注

殺雞未肯邀季路續論語荷蓀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裹飯先須問子

來厚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次公按子桑非子來也豈先生誤記人名邪但見中

年隱槐市次公淮南子云槐市學也樹以青槐又三輔黃圖云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

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所與賈買雍容揖讓議論槐下

豈知平日賦蘭臺援宋玉風賦云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者王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

暫陪若說峨眉眼前事次公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而眉州眉山縣正對之故州縣得以為名先生眉

也故鄉何處不堪回

次韻趙令鑠堯卿宗室字景貺

東坡已報六年穰續計然言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次公莊子在黃州凡跨六年故云惆悵紅塵白首郎次公先生至常州以遇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州五日召

為禮部郎中則所謂白首郎者謂此也馮唐顏駟皆云白首為郎又京師有東華軟紅香塵之語

見次公先生自黃徙汝起知登州而召入猶夢見黃州門前冠蓋已相望次公漢書使者冠蓋相望故

人年少真瓊樹續晉書王戎有人倫鑒識常目王衍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落筆風生

戰堵牆厚杜詩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端向甕間尋吏部援晉畢卓字茂世為

文蔚堂

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遠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老來專以醉為鄉厚唐王績字無功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又採杜康儀仗以來
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
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焦革配著醉鄉記以擬劉伶酒德頌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

續司馬子微謂李白有仙風道骨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秋水為文不受塵

次公杜詩秋水為神玉為骨

一噫固應號地籟

任莊子地

籟則眾竅是已又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

買牛但自捐三尺

買牛見山邨五絕注續三尺言而發機次公左傳顏高之弓六鈞

射鼠何勞挽六鈞

援魏杜襲言千鈞之弩不為鼯鼠

向百花潭上去

次公百花潭應在穎州

醉翁不見與誰春

厚歐陽文忠公自號

醉翁致仕居清穎尾

滔滔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芸自少多言聞

晚道援老子多言數窮又莊子載孔子言丘之晚聞道也從今閉口不論文濫翻白

獸尊中酒厚魏正旦元會設白獸尊於殿庭尊蓋上施白獸若有人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歸煮青

泥坊底芹援杜詩飯煮青泥坊底芹要識老僧無盡處牀前牛蟻

不曾聞續晉書殷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

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斑續戰國策陶答子不修德而富三倍其妻

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凡豕不澤食故肥而死無幾陶答子被誅厚晉書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樗

捕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聞道吹噓借餘論故教流落得

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詩酒莫

年猶得用竹林高會許時攀續晉書嵇康所與神交者惟阮籍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

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謂之竹林七賢云

次韻周邠

周開祖也子仁熙寧中公倅杭州開祖為錢塘宰

南遷欲舉力田科

續漢文帝詔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三徑初成樂事多

次公蔣詡為三徑以待求仲羊仲又陶淵明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

豈意殘年蹋朝市有如

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鬢已皤

何日西湖尋舊賞

次公西湖追言杭州西湖也先生與周開祖舊遊之地

淡煙疎雨暗

漁簑

次韻胡完夫

堯卿名宗愈

青衫別淚尚爛斑

續白樂天詩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十載江湖困抱

關

厚蕭望之不從霍光以射策為都署小苑東門候時王翁仲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對曰各從其志也

老去上書

還北闕

援孟浩然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朝來拄笏望西山

續晉書桓冲謂王徽之曰卿在

府日父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扳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相從杯酒形骸外笑

說平生醉夢間萬事會須咨伯始

厚後漢胡廣字伯始練達事體明解朝章京師

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白頭容我占清閒

次韻錢穆父

錢總也

老入明光蹋舊班

次公明光漢殿名在桂居之中關中記曰桂宮在未央宮之北周回十餘里中有明光殿殿上

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宮神明臺蓬山三秦記曰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宮中有明光殿金祀玉階班固西都賦曰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

明光而巨長樂

染鬚那復唱陽關

次公劉禹錫詩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惟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年少好染鬚

後生故人飛上金鑾殿

次公唐東內大明宮之中有金鑾殿記云在還周殿之西北順宗召學士鄭絪至金

鑾殿立憲宗為皇太子而樂史李翰林別集序云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監以名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於是置之金鑾殿出

入翰林中師李白詩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

遷客來從飯顚山

援李白嘲杜甫云飯顚山前逢杜甫

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次公蓋李白譏甫齷齪言甫之為詩如砌飯為山也故先生每用飯山字曰李白由嫌飯山

瘦又曰不獨飯山嘲我瘦又曰只有清詩嘲飯顆是已而士大夫有因為之說曰今長安有飯顆山之名未詳

大筆推君西漢手〔續〕唐李嶠為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特令嶠為之一言置我二劉間〔厚〕劉向劉歆父子俱以文章學

龍出帝閑〔續〕翰林學士初除例賜名馬李白詩云勅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馬八尺以上為龍天子有十二閑以畜馬便須置酒呼同舍看賜飛

術稱〔子仁〕晉書載記石勒謂徐光曰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次韻答完夫穆父

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

掖垣老吏識君郎〔援〕劉楨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注引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

並轡天街兩絕塵汗血固應生有種〔厚〕大宛馬皆汗血其先天馬子也〔任〕又北史遼國獻汗血馬

夜光那復困無因豈知西省深嚴地〔堯卿〕本朝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人處之

也著東坡病瘦身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對飲只三人〔援〕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今先生言其與胡完夫錢穆父自為三人也

乃當繁劇之秋

飲只三人

次韻答滿思復

〔堯卿〕名中行

自甘茆屋老三間〔次公〕此詩乃先生召還朝在西掖時所唱和豈意彤庭綴兩

班紙落雲煙供醉後〔續〕杜詩八仙歌稱張旭云揮毫落紙如雲煙〔任〕潘岳作楊荊州誄云動翰若飛紙落

如雲詩成珠玉看朝還〔厚〕子美詩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師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

吐氣如虹霓誰言載酒山無賀〔援〕李白憶賀監詩嵇山無賀老却權酒船回記取啼鳥

巷有顏〔續〕異苑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烏銜鼓集顏所居之邨烏口皆傷一境以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象欲令聾者遠聞即於其處但恐跛牂隨赤驥青雲

立縣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孝以彰其行歐陽詢藝文類聚又作東陽顏烏

飛步不容攀〔次公〕呂氏春秋千仞之山而跛牂至其上凌遲故也又周穆王八駿之名有曰右驂赤驥而左白羲又劉瑀曰

一蹙造青雲河至與駑馬爭路

和蔣發運

夜語翻千偈〔次公〕晉書鳩摩羅什從師授經日誦千偈書來又一言此身真

七百六
佛祖何處不義軒船穩江吹座樓空月入尊遙知
思我處醉墨在頽垣

次韻錢舍人病起

牀下龜寒且耐支續史記龜英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停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杯中蛇

氣未應衰厚晉書樂廣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賜酒方欲飲杯中有蛇影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

河南廳事屏上有角漆弓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杯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頓解

沈痾頓愈殿門明日逢王傳次公東方朔傳期門之號謂期諸殿門也王傳事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師杜甫贈鄭虔

殿門明日逢王傳厚前漢雋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帶櫛

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大壯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

輓轡形刻木作山形如蓮花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櫛音石磊

覺香煙攜袖少續梅學士詢好焚香每晨起必焚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堂獨愁

花影上廊遲續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李程為翰林學士性懶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何妨一

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次公扁鵲渤海鄭人姓秦氏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

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呼扁鵲私坐與語曰我有禁

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世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曰飲煮以上池之水三

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今詩言倉公誤以為淳于意

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續李白坐永王璘亂長流夜郎唐以珍州為夜郎郡子美耕東屯續東屯在今夔

州故城之東

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年少日文如

餅水翻爭鋒雖剽甚子仁漢書黥布反上自將擊之張良見上曰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聞

鼓忽驚犇天欲成就之使觸羝羊籜孤光照微陋

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傾瀉五石尊厚莊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

慮以為大尊而浮於江湖却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君看鄒忌子

廉折配春温援史記鄒忌子論琴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臣也知音必無人

壞壁挂桐孫

師凡榦實而未虛惟桐反是故琴材以孫枝為貴

次韻李修孺留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

次公先生自開封府推官乞外任初倅杭徙知密自密徙徐徙湖而謫黃者五年且移汝起知

登而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

次公晉樂廣傳衛玠使諸子造

馬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今先生指青天指為人君

盡呼黃髮寄安危

續書詢茲黃髮

則罔所愆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時我欲折縑

留此老

厚前漢終軍入關關吏與縑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縑去次公按注蘇林曰縑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縑頭合以為符信也

縑衣誰作好賢詩

援縑衣詩名禮記孔子曰好賢如縑衣惡惡如

伯巷

此生別袖幾回麾夢裏黃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

堪老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

堪送客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劔南歸路有姜詩

續後

漢烈女姜詩妻龐氏傳詩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感慙呼還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餽呼鄰母共之會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膳故今地名有姜詩鎮

次韻黃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

續下商字子夏為詩序毛公詩自謂傳之子夏子夏哭子失明事見禮記

紬史

正作丘明書

厚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天公戲人亦薄相略

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年燈光同一

如

次公維摩經言無盡燈者譬言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

書成自寫蠅頭表

續齊衡陽王鈞嘗手

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玠曰

端就君王覓鏡湖

厚唐賀知章天寶初

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堯卿名尹嘗為御史成都新繁人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

內守

續莊子醉者之墜車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色憂當為念先傳

厚樂正子下堂

而傷其足數日不出有憂色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書空漸覺新詩健

援晉殷浩被廢口無

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把蟹行看樂事全

續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

斛船四時美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賣却老驄為酒直大呼

鄉友作新年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

次公金剛經偈謂之四句偈

隨香遍滿東南不是聞

思所及

次公楞嚴經觀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且令鼻觀先參

次公佛有觀想法觀鼻端白謂之鼻觀

萬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爛斑一炷煙消火冷半

生年老心閒

再和二首

來詩言飲酒畫竹石艸書

置酒未逢休沐便同越北燕南

次公休沐漢制也蓋言唯得休沐假而後相聚不然

則如越之北而燕之南也

且復歌呼相和隔牆知是曹參

續漢曹參傳相舍後園近吏舍

日飲歌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

丹青已自前世

厚王維詩前生應畫師

竹石時窺一斑五字當還

靖節

續陶淵明時號靖節先生善五字詩

數行誰似高閑

厚唐高閑上人善艸書韓退之有送高閑序言

閑之於書有張旭之心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

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揚雄他文皆不奇

次公前漢書有云他文未能稱是

獨稱觀餅居井湄

續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嘗近危云云酒客法

士兩小兒陳遵張竦何曾知厚遵見揚雄酒箴大喜謂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苦心自

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樂顧不優邪竦曰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已敗矣主人有酒君獨

辭蟹螯何不左手持豈復見吾衡氣機續列子與季咸見壺子出曰吾

無得而相焉壺子曰是殆見吾衡氣機也明日又來立未定自失而走遣人追君君絕馳盡力去

花君自癡援維摩經言天女散花至大弟子便著不墜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醍醐與酒同

一卮請君更問文殊師任醍醐蓋酥酪之美者佛言人聞正法如食醍醐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窗畏日曉先暎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詩新疑
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隔牆我亦眠風榻上馬君
先瑣月軒共喜早歸三伏近續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曰伏日當早

歸請受賜遂拔劍割肉懷去解衣盤礴亦君恩厚莊子宋元君畫有一史後至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

贏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此身江海寄天游任莊子心無天游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

如還蜀道次公司馬相如建節使西南夸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空教何遜

在揚州任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又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又

驚白酒催黃菊尚喜朱顏映黑頭火急著書千古

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起湘纍復佩銀次公舜民字雲叟元豐辛酉為環慶

帥屬明年責監柳州酒稅柳屬湖相故以湘纍稱之也尋以年勞賜五品服元祐初還朝赴試玉堂有即事詩上主文二內翰云晚陪策試玉堂深

蘇東坡詩集注卷之三

是時先生為內相見其起廢服緋佩銀試於玉堂而喜也玉堂翰林院也
前漢李尋傳父汗玉堂之署又漢司馬相如賦上林尚書給筆札又漢武
讀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師揚雄反騷因江潭而注記兮欽弔
楚之湘纍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弔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 樊口淒

涼已陳迹昔與張同遊武昌樊口來詩中及之 班心突兀見長

身臺史謂御史立處為班心縵退之孔殘 江湖前日真成夢鄩

杜他年恐卜鄰次公鄩杜屬長 此去若容陪坐嘯故應

客主盡詩人

和王晉卿并序任元祐四年己巳作

元豐二年余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誥亦坐
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余既召用而誥亦還朝相
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託
物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憐其貴公子有志

如此故和其韻欲使誥姓名附見余詩集中然亦
不以示誥也誥字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云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

足醉眠艸棘間蟲虺莫余毒醒來送歸雁一寄千

里目厚唐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悵然懷公子旅食久不玉援杜詩旅食京

西飛鵠謂言相濡沫續莊子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未足救溝瀆厚杜詩汎愛不

救溝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

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師公自黃量移汝州表乞常州居住詔許之 躬

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燭

次公金蓮燭惟至尊用之援令狐綯為翰林學士嘗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燭送歸院先生時為翰林學士也 公子亦

生還仍分刺史竹

續漢文帝初置郡守竹使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與郡守也

賢愚有定

分尊俎守尸祝

厚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

文章何足云執技

等醫卜

次公司馬遷云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伏遙

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

援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云白羽落酒尊師子路云白羽如月赤

羽如日謂矢也

羨君真將家浮面氣可翕

表天網謂實執君語則赤氣浮面為將勿多殺人

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

厚漢書終軍願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援杜牧詩文思天

子復河湟次公唐自代宗永泰後隴右悉陷吐蕃故杜牧已有此語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真同鹿覆蕉

厚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擊鹿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順塗而詠

其事傍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其妻又疑其為夢薪者歸其夜真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請二分之以聞鄭君皆互有夢覺之說相國曰欲辨覺夢惟黃帝孔丘

相君脫屣自參寥

次公相君字出史記

范睢傳莊子洛誦之孫聞之參寥

顏紅底事髮先白室邇何妨人自遙

狂似次公應未怪

援蓋寬饒字次公魏其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醉推東閣不須

招厚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也

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

唐蕭氏自稱及邁八宰相次公世有衣冠盛事圖

閉戶端居念獨深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須誰識英

公意

英公為其姊作粥燎須曰吾與姊皆老矣能幾進之師唐李勣

黃髮聊知子建心

子建與楚王彪

別詩云王其愛玉體共享黃髮期

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他

時內集應呼我下客先拚醉墮簪

次公謝安常當雪內集而謝道蘊有未若柳絮

因風起之句元史記淳于髡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

次公前漢梁孝王來朝從鄒陽枚乘

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梁從之遊

只許隔牆聞置酒

師杜甫詩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

醜展席

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

君不治生

師前漢疎廣疎受叔姪歸者散橐中金不為子孫之計或問其故曰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共

託屬車塵土後鈞天一餉夢中榮

厚相如賦有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又史記趙簡子夢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似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銜堅但有蚤蚩喜撲緣截斷口前君

莫問人間差樂勝巢仙

次公列子云齊輯乎轡銜之際又莊子人間世言養馬曰適有蚤蚩撲緣而拊

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出處撲作撲字音普木反又韓退之記夢詩云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神仙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

我寧屈曲身世問安能從汝巢神仙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訶佛丹

霞老却向清涼禮白毫

次公丹霞老天然禪師也初於惠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入或譏師師

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而清涼山萬菩薩所在師張天覺為河東提刑行部至五臺山游清涼山有神光也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為贅我有一言能決疣

續莊子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痔潰

癰也病客巧聞牀下蟻

厚晉殷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也

癡人強覷

棘端猴

援韓子云燕王好伎巧而人妄進曰臣能於棘刺之端造母猴

聰明不在根塵裏藥

餌空為婢僕憂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

頭

續周瑜字公瑾少精音樂雖數爵之後其有闕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

月二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為

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

小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師昆明池設水戲作

蒼頭白髮自相遙厚王戎常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自嵇

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次韻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

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續晉裴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微有盛名賓客甚眾秀

年十餘歲有詣微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常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直當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

莫欺東方星三五自橫斜厚召南國風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其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注云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蜀四時更見

名駒已汗血

老蚌空泥沙次公魏志孔融見韋元將仲將器之與其父端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但使伯仁長

還與絡秀家師晉周顛母李絡秀少時在室顛父浚為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

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珍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遂生

顛及嵩謨而顛等並列顯位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吾亦何惜餘年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顛

字伯仁

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時公方進新樂

笙磬分鈞上下堂舊說堂上之樂皆受笙鈞堂下之樂皆受磬鈞

遊魚舞獸自奔忙任荀子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又尚書百獸率舞

朱絃初識孤桐韻舊樂金石聲高而絃聲微今樂

玉瑄猶聞秬黍香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定律以律生尺敬夫後漢志奚景於九疑山玉瑄

萬事方今咨伯始一斑我亦愧真長次公伯始胡廣也後漢本傳云人言曰萬事不理問伯始真長劉惔也王獻之傳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

十有二

慙荀奉倩近 此生會見三雍就無復寥寥歎未央援
愧劉真長 雍者明堂靈臺辟雍也乃光武時事寥寥未央事見和邵同年贈賈秀才詩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寬詔隨春出內朝三軍喜氣挾狐貂厚後漢侯霸建請每春行寬大之詔

內朝字出周禮又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鏤銀錯落翻斜月翦綵繽紛舞慶

霄續謝瞻詩慶霄薄汾陽臘雪強飛纔到地前一日微雪堯卿白樂天江天雪詩云猶勝嶺南看零零不到

地曉風偷轉不驚條援左傳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師董仲舒云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

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韶是日幕次賜酒厚弟子嘲邊韶曰邊

孝先腹便便嬾讀書晝日眠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綸七葉貂續前漢金日磾世名忠孝七葉內侍

而在太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莫笑華顛羞采勝堯卿荆楚歲時記曰立春日悉翦綵為燕子以

戴之貼宜春字俚蔡邕賦云華顛丈人蓋老者之稱也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

窮騷雅坐嘯猶能出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

春枕夢春韶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衫絺方暑亦堪朝歲晚淒風憶阜貂厚戰國策蘇季子黑貂之裘弊共

喜鴛鴦歸禁籞心知日月在重霄君如老驥初遭

絡我似枯桑不受條任條桑字見詩七月強鑷霜須簪綵勝蒼

顏得酒尚能韶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温勁如君合珥貂次公貂侍中冠也漢儀侍中冠武弁

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注云侍中服之則左貂常侍服之則右貂董巴輿服志云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飲清貂取內勁悍外溫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製秦王破趙得之賜侍中

誰惜異材蒙徑寸自慙

續左太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凌霄花也

光風泛泛

初浮水紅糝離離欲綴條

厚楚辭光風轉蕙泛崇蘭又退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

日一尊何處共奉常端冕作咸韶

續堯之樂曰咸舜之樂曰韶師奉常太常也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隴稻如京

任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京高丘也

歲美人和易得情

鑑裏移舟天外思

續李白詩人行明鏡中鳥渡屏風裏次公鑑裏移舟蓋越州之景王羲之嘗曰每過山陰

道如明鏡中行是也

地中鳴角古來聲

厚後漢公孫瓚傳云袁氏之兵鼓角鳴於地中

山圍故

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

次公先生第二篇次韻錢越州蓋穆父也蒙仲豈趙州之子弟

乎先生詩使西陵此正越州也李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西陵遠越臺是也又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二子

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次公玉真妃有一鸚鵡其毛色白名之曰雪衣女先生與陳述古詩共得金籠放雪衣自注云當生日杭人為之放鵠觀此則凡羽毛之色白者皆可言雪衣矣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羣

次公髯尹以言錢越州諸葛亮與關羽書云孟起鯨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尤未及髯之

逸羣絕倫也

南遊端為訪雲門

次公雲門寺在越州杜詩若耶溪雲門寺

謫仙歸侍玉

皇案

越州有蓬萊閣元微之越州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在蓬萊

老鶴來乘刺史幡

續

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厚漢制二千石朱兩幡

已覺簿書哀老子

次公東漢馬援為隴西太守任吏以職總其大

體而已諸曹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

故知籩豆有司存

續論語籩豆之事則

有司存

年來齒頰生荆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堯卿時在有美堂燕集而景文有詩云雲間獵獵立旌旗公在

胥山把酒時笑語幾番留湛輩風流千載與吳兒湖山日落丹青煥樓閣風收雨露滋誰使管簫江上住胸中事業

九門知自注
云是日大霽

我老詩壇小鼓旗

援杜牧之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

借君佳句發良時

續杜詩每於百僚上搜誦佳句新

但空賀監杯中物

厚李白憶賀監詩曰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莫

示孫郎帳下兒

次公吳志張昭字子布注載典略曰余曩聞劉勰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又孫策傳注引江表傳曰策時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夜燭催

詩金燼落

次公杜詩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又劉禹錫詩寂寂獨看金燼落又前輩多刻燭為詩秋芳壓

帽露華滋故應好語如爬癢

續李賀沙路曲云沙路歸來聞好語早火不光天下雨又杜牧

有味難名只自知

詩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爬

次韻錢越州見寄

援佛書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莫將牛弩射羊羣

續漢有八牛弩以射楚軍矢及十里

臥治何妨晝掩門

次公前漢汲黯拜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

稍喜使君無疾病時因

送客見車輻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

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次公末句蓋有所激豈越州首篇有

勸莫多言之意乎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

古塞

師古盧龍在平州盧龍縣西堯祖沈存中云黑山在大漠之北有黑水出其下北人謂水為龍盧龍者即黑水也

投文

易水弔燕丹

余昔年辭免使北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

援列子有窮髮之北次公李洞詩

輿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又見子卿持漢節遙知遺老泣山前

子仁李白詩六

帝餘古丘樵蘇泣遺老

羶毳年來亦甚都

次公司馬相如傳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商老劉孝儀謂北狄曰羶鄉

時時鳩

舌問三蘇余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那知老病渾無用

欲問君王乞鏡湖次公唐賀知章越州永興人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

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溪一曲

始憶庚寅降屈原續屈原離騷經曰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旋看蠟鳳戲

僧虔援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諸子孫任其戲適僧虔採蠟珠為鳳凰伯父引稱其美隨翁萬里心如

鐵此子何勞為買田時猶子遲待行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

盡獨牡丹在爾劉景文左藏和順閣黎詩

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次公杜詩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不見雙旌

出任退之詩有去騎逐雙旌之句空令九陌遷開園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妙語

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任早薦天葩尚青萼國

色待華顛次公李正封牡丹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載酒邀詩將厚揚雄傳好事者載酒看從雄

學次公杜牧之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臞儒不是仙援司馬相如大人賦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詩

燥吻時時著酒濡任陸機文賦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要令臥疾致文

殊厚維摩詰以方便現身有疾因以身疾廣為說法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河魚潰腹空號

楚續左傳楚師傳蕭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汗水流骹始信

吳吳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次公吳人呼脚為骹自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

作獨眠夫厚彭祖有言服藥千裏不如獨卧羨君清瘦真仙骨更助飄

飄鶴背軀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近莘老公擇皆昨

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軾與子中彥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今

健兩餘北固山圍座次公北固潤州山名後又有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而句云聞芷賦詩臨北固又次韻

林子中見寄而云蒜山小隱雖為客則林子中豈客寄於此者乎春盡西湖水映空次公先生自言其杭

湖也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犯塵紅次公唐賀知章晚節放誕自號

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

葉教授和溥字韻詩復次韻為戲記龍井

之遊

先生魯諸儒飲食清不溥續禮記儒行其飲食不溥空腸出秀句

吟嚼五味足華堂鬧絲管眸子漲春綠先生疾走

避面冷毒在腹歸來煮瓠葉次公後漢劉昆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嘗備列行

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仁詩幡幡瓠葉采之烹之弟子歌早麓聲淫及靈臺中有

鹿鹿伏子仁瓠葉早麓靈臺並詩篇名弟子歌早麓意取遐不作人聲淫及靈臺蓋取鹿鹿以為意也功名一走

兔何用千人逐援慎子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故應容我輩

清坐時閉目高亭石排衙木杪挂飛屋我來無時

節客亦不待速次公易曰不速之客似聞雪髯叟西嶺訪遺躅

朝陽入潭洞金碧涵冰玉泉扉夜不扃雲袂本無

幅慈皇付寶偈神侶得幽讀訥菴有老人子仁訥菴謂辨才法

也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纓絡法供燈相續師佛書優波毬多入

定天魔波旬得便用纓絡繫其頸上欲敗法又維摩經云無盡燈者譬言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故世有長明燈供吾儕

詩酒汗續老杜詩久遭詩酒汗欲往無乃觸齋厨費晨炊車騎

滿山谷願聞第一義續杜詩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鉢飯非所欲便投

切雲冠余幼好奇服次公楚辭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劍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次韻林子中見寄堯卿子中名希

飄零洛社數遺民次公白蓮社中有劉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次公前漢

公孫弘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元亮本無適俗韻次公元亮陶潛之字其詩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孝

章要是有名人續三國志盛憲字孝章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與曹公書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

孝章孝章要為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蒜山小隱雖為客江水西來亦帶

岷卷却西湖千頃綠笑他魚尾更莘莘次公先生自言其開西湖之實

事任毛詩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次韻參寥

朝來處處白氈鋪次公老杜詩糝徑楊花鋪白氈樓閣山川盡一如總

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次公史記呂不韋見秦太子曰此奇貨可居

次前韻答馬忠王

坡陀巨麓起連峰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

得鳳續謝超宗者謝鳳之子靈運之孫作殷淑妃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慈明兄弟孰非

龍援後漢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河梁會作看雲別次公文選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一曰攜手上

河梁游子莫何之其一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又杜詩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詩社何

妨載酒從祗有西湖似西子次公先生前為杭州倅日有句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後作穎川

西湖詩又云西湖雖小亦西子故應宛轉為君容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燃續莊子心若死灰又前漢韓安國在獄為獄吏田甲所辱曰死灰獨不復燃乎一麾

江海意方堅援顏延年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那堪黃散付子度續蔡

廓字子度為吏部尚書宰相徐羨之曰自黃門以下悉以相安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遂不拜次

七百四七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志伯

公黃散者黃門與散騎也王敦上疏言劉隗以黃散為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也空羨蘇杭養樂天厚

天吳郡詩石記貞元中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韋嗜詩房嗜酒吳中目為詩酒仙余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既醉於彼又吟於此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病肺一春難白酒援杜詩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

情相別腸三夜繞朱絃次公陸士龍云朱絃繞素腕杜甫云朱絃繞白雪羣仙政欲

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續盧全詩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次韻劉景文見寄無已先生詩評云劉季孫景文平之次子也慷慨奇士死之日家無

一錢但有書二萬軸畫數百幅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將詩信渡江湖細看落墨皆

松瘦想見掀髯正鶴孤次公掀髯言笑也景文美頽故謂之頽劉烈士家風安

用此書生習氣未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

歌缺唾壺續晉書王敦醉後慷慨悲吟以鐵如意擊玉唾壺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歌罷唾壺皆缺

次韻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酬唱韻

作詩見寄

大耿疲勞已離羣續後漢耿弇攻張步少笑曰以尤來大形衆十餘萬吾皆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

勞何足推乎注弇耿况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小馮慈愛且當門軾本以舍弟親嫌請郡厚前漢馮立與兄野王

相代為五原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玉堂不

著扶犁手厚歐陽永叔詩云收取玉堂揮翰手却尋南畝把犁鋤霜鬢偏宜畫鹿幡

次公後漢輿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又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白鹿當道夾轂而行主簿黃國拜賀曰三公車輻畫作鹿明府必為

漢相也豪傑雖無兩王繼子直深父風流猶有二歐存叔弼季默清

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

定國當昌其身邪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文蔚堂

契此答之

厚孟郊即真曜先生也銘曰於戲正曜維世不訾維執不猗雖卒不施以昌其詩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饑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

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

所之厚楞嚴經言諸人天境乃至劫壞三災不及如是一類名兜率天不如昌其志志壹氣自

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

小兒厚前漢齊悼惠王傳魏勃本教齊王反漢既誅呂氏罷齊兵灌嬰使使召責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

立股戰而恐栗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次公小兒言灌嬰以嬰傳云雖少然數力戰

談笑却秦師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

花厚維摩經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濕汙泥乃生蓮花糞壤出菌芝厚柳子厚與蕭俛書朽枿腐敗不能

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也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莢厚易估楊生莢吾言

豈須多冷煖子自知

和劉景文見贈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氣崢嶸老不除厚三國志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

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失路今為噲等伍厚前漢韓

陰侯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作詩猶似建安初

次公建安後漢末年號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學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

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西來為我風鰲面厚列子范氏有子

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獨臥無人雪縞廬次公縞字

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留子非為十日飲厚史記秦王遺平原君書曰寡人

面目黧黑次公杜詩會面嗟鰲黑要令安世誦亡書厚前漢張安世傳上嘗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

萬里同編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求得書以

相校無所遺失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

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有淵明風致坐皆驚歎

神屠不目全

次公孫綽天台賦曰投刃皆虛目無全牛

妙頰惟妝半

厚南史后妃傳徐妃以元帝眇

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

次公意則唐蔣凝應宏詞為賦

更刀乃

厚南史后妃傳徐妃以元帝眇

族庖

援莊子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倚市必醜悍

厚史記貨殖傳農不如賈賈不如商刺繡文不

如倚

平生魏公籌

厚晉書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為市門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毓初不知其善

射舒容範開雅發無不中舉坐莫有敵者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次公舒後為三公微時嘗詣野宿偶聞車馬之聲問寢者誰曰魏公則已有先兆呼為魏公也

忽斲郢人墁

援莊子郢人墁其鼻匠石運斤成風而斲之墁盡而鼻不傷

亦何用適道須此館多言雖數窮

厚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或排難

厚史記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子詩如清風嘒嘒發

將旦

次公前漢李尋傳云日者眾陽之長人君之表也故曰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又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汝獨不聞之嘒嘒乎

為久閉匿綺語真自患

厚綺語出佛書又樂天白氏文集記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

時笑我癡隔屋相詠歎

次公晉書顧愷之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忘倦瞻

已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達旦時號痴絕

竟識彥道否絕叫呼百萬

厚晉書袁耽字

彥道桓温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欲求濟於耽耽時在艱許之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

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

清朝固多士人門

子皆冠

厚陳書高宗謂蔡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為黃門即卿意何如凝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察之任唐史李揆

傳肅宗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

莫言清潁水從此隔河漢

厚靈怪集織女謂郭

於曰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

異時我獨來得魚楊柳貫

援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鯪維鯪何以

貫之維楊維柳

持歸不忍食尺素解悽斷

尺素

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

厚南史謝朓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

春愁

厚南史謝朓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

結冰漸正待一笑泮百篇儻寄我呻吟鄭人緩

厚

七百七十二
子列禦寇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敬夫魯直詩其一曰江梅有佳實託根桃

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棄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其二曰青松出洞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小艸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大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似固相

佳穀臥風雨莨莠登我場

次公書農殖嘉穀孟子惡莠之亂苗也

陳前漫

方丈玉食慘無光

厚洪範惟辟玉食

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

香君看五六月飛蚤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

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

續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漢武時東郡

獻矮人指東方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著子此子已三過偷之矣

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

援王戎嘗與羣兒戲道側見李樹多實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

紛紛不足愠

悄悄徒自傷

厚詩憂心悄悄愠於羣小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

續蕭史善吹簫作鸞鳳之音秦穆公有女弄玉喜吹簫公以妻之後

皆仙

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

厚韓進學解苦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不

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

援前漢郊祀志安期生瑯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

今君

已度世坐閱霜中帶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

厚山海經閼風

漢方術傳蒯子訓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五百年矣

閼風安在哉

厚山海經閼風

之山是謂玄圃

要君相指似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

之

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縑素

師二宋宋郊宋祁也國博乃其嗣子

淵源皆有

考奇險或難句後來邈無繼嗣子其殆庶次公易顏氏之子其

幾乎殆庶胡為尚流落用舍真有數當時苟悅可謹勿笑

杖杜續李林甫傳林甫不識杖杜字謂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斲窗誰救赴次公朝野僉載

云唐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州制而吏持門鑰袖手良優裕厚

他適無舊本檢視乃斲窗取之時號斲窗舍人山城辱吾繼次公山城指言密州也缺短煩

遮護昔年繆陳詩無人聊瓦注於今賡絕唱外重

中已懼續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惜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外重也凡外重者內拙何當附

家集擊壤追咸漢厚堯時有田父擊壤而歌曰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加於我

哉黃帝之樂曰咸池湯之樂曰大濩公衮藝經云堯時擊壤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屨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來詩有張僕射李臨淮之句次公先

生為徐州太守故稱吾州漢高祖豐邑人今徐州有豐縣故云下邑劉季高祖字張僕射建封也李臨淮光弼也重瞳遺跡

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拆之以葺黃樓續項羽重

而瞳子都彭城號西楚霸王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猶勝

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厚曹操擊布下邳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下降布

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小字阿瞞

次韻答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宣心寫妙書不如眼前百種無

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傳聞都下十日雨清泥沒

馬街生魚舊雨來人今不來次公老杜秋述云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

當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悠然獨酌臥清虛次公清虛王定國堂名也子由嘗為作記云我

我

我

我

我

雖作郡古云樂山川信美非吾廬次公謝朓云信美非吾廬又淵明詩吾亦愛吾
廬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老勤呵噓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暗天雲
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
生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次公壺子之於列子五年之後始得解顏一笑主人
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遊宦客朝推囚莫決獄
不因人喚何時休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蟋蟀語春秋續莊子逍遙遊篇蟋蟀不知春秋

試令江湖處城市却似麋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

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援賈誼鵬賦乘流則逝兮得坎則止公卿故舊留

不得遇所得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
絃中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

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燒筍苦

竹寺却下蹋藕蓮花洲子仁杜詩采菱寒刺上蹋藕野泥中船頭斫鮮細

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

故胷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時饑謀食渴謀飲功

名有時無罷休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荒涼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况與城相
遠我來亦何事徒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尊為
誰滿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十朋介亭詳見介亭錢楊傑次公詩注中堯卿景文詩云使君

中和堂六月無炎溽隨呼眾賓集一笑清風足復為曲水
飲石面湧寒淥持杯襟袂涼酒出金鯨腹旌旗登鳳皇羽
翼在林麓半空老崖斷千載靈藥伏松杉各雄枝螭蜃傍
奔逐古韻豈塵世遐瞻有天目霸國荒故壇壇社侈新屋
霞標起山近潮勢卷江速物外得長涼尊前尋往躅有客
告將行遲留待珠玉欣然點鼠須萬象歸一幅終篇燦燦
動滿座琅琅讀此時天樂奏到夜山鬼哭和之慚豈敢來
者信難續粉壁鑑相射香煤塵不觸醉婦掃雙堵字字照
岩谷星辰眾所仰富貴公豈
欲一言換凡骨芝朮誰能服

澤國梅雨餘衰年困蒸溽高堂磨新塼頗覺利腰

足松根百尺井兩縷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為

捧腹厚史記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清風信可馭剛氣在巖麓始知共

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去不待管絃逐西湖

真西子煙樹點眉目濤江少醞藉高浪翻雪屋俯

仰撫四海百世飛鳥速遠追錢氏餘次公指言吳越王錢氏也近

弔祖侯躅堯卿祖無擇也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援淮南子云聖人不

一揮手五車不再讀厚莊子惠子多方其書五車師韓愈詩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春巖

彩雞舞月硤哀猿哭朝先啼鳩起莫與寒蜚續我

老廢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

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次公法華經有五欲曰淫慾欲曰睡眠欲曰飲食欲曰自恣欲曰貪

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欲欲又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

喜作石鼎聯句師韓退之作石鼎聯句詩序云道士軒轅彌明與劉師服侯喜作石鼎聯句二子思竭不能續曰尊師非人也某等服矣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堯卿公濟名穀所和詩云東南富山水所病在卑溽陰晴變朝莫梅雨大田足翰苑燕高堂金竿浮蟻淥清冷四座

耳醉飽五經腹亭午登介亭紫紆俯山麓行路愁渴死是月丁初伏乘高瞰羣峰前後浪奔逐三吳在指掌百粵入雙目漢憂分朱轡堯意注黃屋下輿曾未幾傳命甚郵速霸遂伏下風元白仰高躅倡余而和汝談笑唾珠玉所恨繼者貧囊箱無寸幅劉侯世良將文史三冬讀坐嘯胡騎却行歌燕旦哭儒將久寂寥斷絃今日續所得最在詩銛利鋒莫觸唱酬黃卷上如響答深谷王侯富方丈熊掌我所欲獨餒不得飽中心但誠服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援詩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吹

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淥袖手獨不言

默藁已在腹厚王勃為文未嘗構思酣寢覺揮翰如飛人謂之腹藁是時風雨過藹藹

雲歸麓疎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師秋夏之交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

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

目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次公韓退之詩文如

翻水成初不用意為賦作义手速厚太平廣記唐温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

成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躅堯卿公濟試秩館職首薦公亦本場第七人故有繼華躅之句

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無巴南新縣今併入新城縣

青衫垂破幅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次公南史沈攸之言早知窮達

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莫嫌馮唐老續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子仁馮唐傳有云父老何為郎終

勝賈誼哭今年復為僚舊好許重續升沈何足道

等是蠻與觸援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共為

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

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小雪疎煙雜瑞光清波寒引御溝長曛曛日色籠

丹禁杳杳鞭聲出建章鷓鴣偶叨陪下列天閣聊

四百六
蘇東坡詩集注卷十三
啓望中央歸來喜氣傾新句滿座疑聞錦繡香

次韻張甥崇美晝眠

炎歊五月北窗涼更覺甘如飯稻梁宰我冀牆譏
敢避孝先經笥謔兼忘憂虞心謝知時鴈安穩身
同挂角羊要識熙熙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
以新詩爲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

巖垂足練千絲落雷起雙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
第一共成三絕景中人

奉和陳賢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駑馬並英豪望窮海表天

還遠傾盡葵心日愈高身外浮名休瑣瑣夢中歸
思已滔滔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鼈

和參寥見寄

黃樓南畔馬臺宮雲月娟娟正點空欲共幽人洗
筆硯要傳流水入絲桐且隨侍者尋西谷莫學山
僧老祝融待我西湖借君去一杯湯餅潑油葱

和參寥

芥舟只合在坳堂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
忽去曉猿啼處月茫茫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三



